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存目三

春秋類一

130
15

12
130
15

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五

經部二十五

禮類存目三

禮經奧旨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鄭樵撰考其文即六經奧論之一卷也

六經奧論本危邦輔託之鄭樵此更偽中作偽摘

其一卷別立書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學海類編

中失考甚矣

三禮考一卷 內府藏本

1052
1330
15



新錢文
有响那

舊本題宋真德秀撰諸家書目不著錄惟曹溶學海類編載之書止五頁引程朱諸儒之說凡九條條下係以案語然案語內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周禮又引吳澄三禮考註德秀何由得見之其偽不待言矣

三禮考注六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據尚書周官篇以改周禮六官之屬分大司徒之半以補冬官而考工記別為一卷儀禮十七篇為正經於大小戴記中取六

篇為儀禮逸經取十六篇為儀禮傳別有曲禮八篇然澄作尚書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據周官以定周禮即以澄三禮敘錄及禮記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經義混淆先後矛盾者不一而足虞集作澄墓誌宋濂元史澄本傳皆不言澄有此書相傳初藏廬陵康震家後為郡人晏璧所得遂掩為己作經楊士奇等鈔傳改正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羅倫校刻序皆疑其為璧所作則當時固有異論矣士奇又言聞諸長老澄晚年於此書不及考

訂授意於其孫當嘗爲之而未就朱彝尊經義考言曾購得當所補周官禮以驗今書多不合又張爾岐蒿菴閒話曰愚讀儀禮偶得吳氏考註其註皆採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木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入尸受祭肺四字爲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草廬名宿豈應疏謬至此後得三禮考注序云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

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採掇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詳列其目公冠遷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

居明堂之與明堂為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
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
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
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
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本書次第
略見於此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
之書名為曲禮者八篇龐雜萃會望之欲迷與所
云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謬誣
先儒至此云云然則是書之偽可以無庸疑似矣

二禮經傳測六十八卷 原任工部侍郎
李友棠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宏治乙丑進士
歷官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事蹟具明史儒林傳
是編從孔子曲禮三千經禮三百之說故曰二禮
以戴記曲禮附以少儀為曲禮上經三卷以儀禮
為下經十七卷冠義等十六篇為儀禮正傳十六
卷王制等二十三篇為二禮雜傳通傳二十三卷
又別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
為儀禮逸經傳每節各為章旨標目殊傷煩碎所

註亦皆空談

廟制考議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總論凡七義附錄七十七圖其中如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廟其說主鄭康成注惟書咸有一德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似商以前已有七廟無以為解乃謂自太甲逆溯至相土為七世所謂七世之廟專指相土今考魯語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將觀列祖之德何遠不及契近不及

湯而獨舉相土又考殷本紀相土以下曰昌若曰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報丁曰報乙曰報丙曰壬曰主癸曰湯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土十四世而本謂太甲上溯相土為七世其說舛謬蓋緣偽古文尚書之言七廟致生穿鑿不知呂氏春秋引商書實作五世之廟無庸如是牽合也本又謂禘非審諦昭穆惟有功德而廟不毀者則當禘於所出之祖廟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長發之詩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湯是特

審諦其賢君而以湯配也今考魯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商人報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則祀之自湯以上雖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聞商人列諸不毀之廟今本謂相土有功德而廟不毀擬於三宗殊為疎舛況相土本在毀廟之列而長發為大禘之詩得及相土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得與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說而本反引以為難乎至謂公劉太王王季廟皆不當毀不特文武則益不經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祫之說謂禘祫

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營洛邑特立文武廟父子同廟而其廟無妣主今考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據此則夫人薨于寢殯于廟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廟矣何得云妣主不得與於禘祫乎祭統鋪筵設同凡為依神也鄭註同之為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凡也據此則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誥烝祭歲文王

金華四庫全書卷之二十五
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又曰王入太室裸孔傳曰王
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
據云皆至其廟則祭文武別廟可知本何得云父
子同廟雖詩序禘太祖也鄭箋太祖謂文王而其
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明以文母配也本又
何得謂洛邑之文廟獨無文母乎本又謂七廟之
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
爲尊當于太祖廟之東平行以次而東爲四親廟
今考廟以昭穆爲左右雖不見於經然考周禮冢

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注曰昭居左
穆居右夾處東西則昭穆分左右之明證也故賈
疏卽以墓之昭穆推廟之昭穆今本謂廟之昭穆
皆在祖廟之中又何以解於墓之昭穆別左右乎
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賈疏引祭義注云周尙左
又考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何休云文
家左宗廟尙尊據此則於王宮之外立祖廟與社
稷旣尙左而立祖廟與羣廟則又尙右何同一地
而所尙頓異耶真無據之談也本又謂禘祫在太

廟容主多則太廟宜大高祖以下羣廟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禮祭僕言小喪復於小廟隸僕言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是也今考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則春秋禘祭有於羣廟者矣而未見羣廟之不容多主則亦未見羣廟之必小於太廟也周禮言小寢大寢小廟非以規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鄭注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記曰廟門容大廟七于凡廟之門同可以知凡廟之室亦

同矣而何大小之別乎本又不信商祖契周祖后稷今考周語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湯而本不信之尤荒經蔑古之甚矣其論歷代廟制若謂漢光武但當立高祖春陵節侯以上四世廟不當為宣元成哀立廟則明世宗明倫大典之說時勢所牽又當別論者也前明三禮之學本最著稱後世儒者往往承其謬說故舉其最誤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實焉

三禮纂註四十九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貢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詔其書周禮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說而變本加厲不惟移其次第且點竄其字句塗改其名目甚至於別造經文後附周禮餘二卷則禮記王制月令兩篇也儀禮十六卷以禮記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昏禮鄉飲酒義附鄉飲酒禮射義附鄉射禮燕義附燕禮聘義附聘禮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四篇附士喪服問喪閒傳二篇附士喪禮喪大記附既夕禮雜記

上下曾子問三篇附士虞禮祭義祭統祭法三篇附有司徹後附儀禮逸經四卷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也儀禮餘八卷則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其禮記十二卷所存者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十二篇而大學中庸不與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吳澄諸說其周禮序自稱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蓋襲文中子之言尤昧於時勢前有萬歷九年應天巡

撫宋儀望序乃詆賈鄭諸人用力愈勤大義愈晦而稱汝成是書周公復起不能易慎之甚矣

三禮編釋二十六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嘉靖乙卯舉人萬歷中以翰林待詔徵未至而卒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以三禮為名而實非歷代相傳之三禮一曰曲禮以禮經所載雜儀細曲者為經以表記坊記緇衣為記二曰儀禮以十七篇為經以射義諸篇為記三曰周禮以周官為經而考工記大戴

禮家語及禮記諸篇不可分八曲禮者皆彙列於後為記句下夾注音訓頗簡蓋非所重其自為發明者則大書而附經文下所謂釋也昔俞庭椿首亂周禮儒者所譏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雖列附禮記而仍以儀禮為主不過引經證經至吳澄禮記纂言始刪削其文顛倒其次貢汝成因而更定三禮彌為變亂紛紜已大乖先儒謹嚴之意至元錫此書則非惟亂其部帙併割裂經文移甲入乙別為標目分屬之甚至採掇他書臆為竄入古經

於是乎蕩盡矣非聖人而刪定六籍不亦異乎

二禮集解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黼撰黼始末未詳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爲嘉靖閒無錫人亦據卷首題錫山卷末題嘉靖十六年常州府刊行字耳無他證也是書以陳友仁周禮集說楊復儀禮圖爲藍本故周禮以序官分冠各官之首用陳氏例儀禮逐節分注各章之後用楊氏例其說率循文箋釋罕所考證發明陸元輔稱其自出新意者 案元輔說見經義考 如謂太宰卿一人

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自宮正以下凡中大夫卽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卽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卽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云云一條蓋欲以解設官太多之疑然使王朝之內事事攝官恐亦非先王之體制又稱疑六官之屬卿大夫之數與禮記王制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多寡不同云云一條不知王制一篇漢文帝

博士所作各述所聞不能比而同之徒增軼轍也

禮經類編三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經綸撰經綸字大經號寅清南豐人正嘉閒諸生是編取周禮儀禮禮記合而彙之大意謂聖人之命禮有三曰經禮也曲禮也制度之禮也經禮所以接神人曲禮所以正言行制度之禮所以治名物後儒昧於分辨知有經曲而不知有制度故以曲禮經禮制禮三者為大綱而各繫以目曲禮之目分為五一曰曲禮正經二曰曲禮別經三

曰曲禮逸經四曰曲禮之傳五曰曲禮增經諸目中又雜分子目其別經盛德篇皆大戴記之文逸經則兼採三傳國語及說苑列女傳其所謂增經則全錄鄉黨孝經文也經禮之目亦分為五一曰經禮之經二曰經禮之變禮三曰經禮之曲禮四曰經禮之制禮五曰經禮之傳然仍以吉凶軍賓嘉為經而以五者緯焉其經文有正經析經逸經補經增經之別傳亦如之正經者儀禮之正文析經者舊混為一今析而出之他如郊天之採乎家

語藉田之採乎國語則名逸經又如取尙書康王之誥增天王卽位禮取夏官司士之文補天王聽朝禮則名增經補經也制禮之目分爲二一日制禮之經則王制月令周官之文并深衣考工等篇是也二日制禮之傳學記樂記等篇是也三大綱之後又有三禮通傳謂經曲制度合而論者不可以彊分如禮運禮器坊記表記及哀公問等篇是也合是數者又冠之以大學終之以中庸大學曰禮冒之經謂其規模節目之該括如五玉之有瑁

也故其下諸篇以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分配焉中庸曰禮藉之經謂由博返約所以爲承藉猶四圭之有邸也其於大學以止至善配焉末又以明堂位儒行及諸篇之疵複者別爲外記一卷以示區別其條分縷析用力亦爲勤摯然而割裂經文參糅雜說取憑胷臆隨意增刪殊失先儒謹嚴之意是欲踵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失其初旨者也

三禮合纂二十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怡撰怡一名遺字自怡初名鹿徵號瑤星江甯人前明登萊總兵官可大之子崇禎中袁崇煥用陳繼儒之言殺皮島帥毛文龍邊兵乘機爲變可大死之蔭怡錦衣衛千戶李自成僭位逼之使降不從自成敗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壽終是書凡例稱從周子雪客借衛湜禮記集說雪客爲周在浚字則康熙初年所作也其書大體仿儀禮經傳通解而敘次微有不同首通禮次祭禮次王朝之禮次喪禮其通禮以大學中庸

爲首大學從王守仁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改定之本次王朝之禮則首周官而以儀禮覲聘燕射諸篇附焉其言曰禮記昉于漢儒中間性道微言天人與義時時吐露然真贗相雜瑕瑜不掩如月令王制諸篇皆未經夫子刪定者也周官多操切富強之術詳於政而略於教儀禮皆周旋升降之節儀則繁而禮則疏先儒欲推二書爲經以記爲傳似非定論云云然儀禮禮記彼此相應周官所云頗與之遠強爲通之必成軼轡如因是而斥周官

則大不可且以周禮為有政無教儀禮為儀繁禮
疏則尤不得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大抵其解出於
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凡先王大典皆視為
粗迹無足怪也又其凡例有云文義會通彼此互
舉者悉照原篇不敢割裂今案儀禮一書有經有
記怡於昏聘諸篇咸裁截記文分附經次較其發
凡亦屬矛盾惟周官不用俞氏復古編之說差為
有見耳

讀禮竊註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自務撰自務字樹本號立菴安邱人歲貢生
是書撮舉三禮凡五十七條其中間有可採者若
釋名字林皆以姪為兄弟之女稱自務引儀禮喪
服經姪丈夫婦人報證姑於兄弟之子亦有姪稱
引據頗為明確至謂祭法以王考皇考顯考祖考
各稱為始祖及高曾之別為字義不清又斥坊記
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不友也為附會孔子之言
皆以私意疑經竝無明證又謂朱子以門屏之閒
為皋門今檢全集及各注竝無此文若襲萬斯大

之論以大社爲方丘不免好從異說又述斯大之言曰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止是一禮蓋天子將入廟受覲至宁先下車而立諸公于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卽所謂朝也覲禮不具文之略也云云今考儀禮本篇未覲之前自郊勞授館至於侯氏釋幣既覲之後自三享聽事至於三勞及賜車馬雖繁文曲節無不詳載而獨謂略此朝禮殊考之未詳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

而見諸侯若天子先見諸侯於路門外則其失甚於下堂矣自務甚推此說亦輕信也觀其篇首敘所見禮家諸書寥寥無幾蓋皆據理推測而以意斷制之耳

稽禮辨論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凝撰凝字二至南豐人由貢生官崇義縣訓導是書凡爲論者十六爲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證頗古而考核未精若月令論一篇謂太尉不始於秦卽國語之元尉及夏官之軍司馬今考漢百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
官表太尉與大司馬更置黃霸傳亦云以丞相兼之續漢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軍司馬則位在小司馬之下與太尉尊卑懸絕又晉語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韋昭注元尉中軍尉也又云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爲與尉韋昭注與尉上軍尉也蓋古者三軍皆有尉尉繚子曰長伯敎成合之兵尉兵尉敎成合之裨將兵尉卽國語之元尉與尉也其職位在軍將下今擬以元尉爲太尉尤屬不倫又若續唐仲友周禮武

成孟子論一篇謂諸侯百里爲井者萬以十井起乘天子千里爲井者百萬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以一甸起乘無分天子諸侯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丘十六井也諸侯以十六井起乘尙乖於制則謂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族論一篇謂詩左傳之公行卽周禮之諸子文王世子之庶子專掌庶子之政令諸子文曰掌國子之倅對適子與母弟言之故云副貳也今考諸子

職又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周禮全經凡稱國子者無不統有適庶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皆是也今疑獨以諸子所帥之國子爲妾子與全經無一可通且疑既知諸子卽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正室守太廟鄭注正室適子也是庶子明掌適子之政而疑乃誤以國子之倅爲適子母弟之副貳遂誤以諸子所掌惟妾

子之政使合於左傳之公行不特不會鄭注倅字之義且并周禮全經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刺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謂郊天未至泰壇先服狐白裘次加袞服爲裼衣袞服上加大裘狐白與黑羔相爲表裏卽家語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當祀之時脫裘而服狐白及袞卽家語所云旣至泰壇王脫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如疑之說則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劉氏說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說謂六

冕皆用狐青裘蓋冕服皆元羔及狐青裘色亦元
今以袞表狐白裘則袞褻異色又玉藻曰惟君有
黼裘以誓省鄭注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而疑乃
以內服狐白外服黑羔爲黼文穿鑿尤甚疑是書
於三禮之學頗勤亦閒能致力於漢魏諸書而喜
新好異故持論往往不確焉

昏禮辨正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力詆三
禮經文引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

禮乃不言行媒引曲禮齊戒以告鬼神謂親迎必
先告廟而士昏禮不言告廟引春秋桓三年傳夫
人至自齊朝至之文謂婦至之日當朝廟而士昏
禮不言朝廟引春秋齊侯越境以送女謂女之父
既迎壻于門外亦當送之門外而士昏禮乃言不
降送引穀梁傳納采問名納徵告期謂止當有四
禮而士昏禮乃誤增納吉一禮又誤入親迎於六
禮之內引詩關雎琴瑟鐘鼓謂嫁娶亦當用樂而
郊特牲乃謂昏禮不用樂其說頗爲辨博其中論

告廟朝至之儀雖頗有根據而核其大致穿鑿者多未足據為定論也

廟制折衷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大抵宗王肅而駁鄭康成康成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祧為七肅謂天子七廟周加文武二廟為九漢唐以來言廟制者互相祖述禮以義起原不必膠執一說然未有淆亂舊文如此書之甚者夫天子七廟之見於禮器王制祭法穀梁傳者奇齡既皆以為不專言周矣然禮器稱周旅

酬六尸則明明言周鄭注孔疏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餘自文武及四親廟凡六尸周止七廟此為確證奇齡乃謂六尸為六廟昭穆之尸文武二尸不在內故祫祭出堂后稷尸與文武二尸俱南向餘東西向考禮器孔疏旅酬之時毀廟之主咸在特無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傳曰文武不先不啻魯語亦曰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奇齡乃謂文武二尸獨與后稷同向則毀廟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孫得躋其父祖

而謂文武歆此祀乎奇齡又謂曾子問七廟無虛
主明遷廟文武廟皆可虛主今考曾子問明云天
子巡守以遷廟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
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據此則得虛主者
惟遷廟耳至於文武之廟即奇齡亦知其爲百世
不遷者也而乃於經文遷廟之外強增一文武廟
是又以不遷之廟爲可虛主矣與經文遷廟二字
顯相刺謬蓋奇齡謂周九廟而欲增高曾以上二
世於七廟內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廟於七廟外又

以其在七廟外即不得云無虛主故鑿空杜撰而
爲此說也其餘因襲前人已廢之說者尤難枚舉
蓋準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義則天子九廟於
義未嘗有乖而一自奇齡言之揆諸經傳反多未
合甚矣其彊辨也

大小宗通釋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謂鄭康成禮記大傳注以別子
之世長子爲大宗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小宗則是
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世

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於是謂別子之身卽爲大宗今考大傳文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若別子卽得爲大宗則經文曷不曰別子爲宗乎經文旣明以祖與宗對舉卽顯然不可相混而奇齡乃混之是叛經矣奇齡又謂康成以別子爲妾子萬一僅有一母弟而無庶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今考儀禮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則兼據爲父後者之同母弟不專指妾子也故賈公彥疏云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遠別於

長子則儀禮經文已以庶該嫡矣何獨於康成致難焉至奇齡謂別子諸弟之子亦得各爲小宗不特別子庶子之子而已則其說頗有根據晉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韋昭注以爲小宗可與奇齡此說相證若如喪服要記別子之庶兄弟其嫡繼之各有一大宗則是別子有十大宗卽有十矣與宗子統族之義殊有未合奇齡謂要記各一大宗之說當爲各一小宗其義較允亦不可以好爲彊辨遂併沒所長也

學校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前荅門人張希良問學校之名繼以荅門人吳鼎問廟學中稱先師設主因及鄉飲養老之禮考夏后氏之學名序與州學亦名序者其制一有室一無室兩不相蒙州學之序爾雅所謂無室曰榭是也字或作謝或作豫而爾雅又曰東西牆謂之序則室內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為牆名是序之名有三而義各殊奇齡乃曰五架之屋由戶牖以北為室戶牖以南為序為堂而堂

序之分則兩楹以北為序以南為堂學之楹東為東序楹西為西序兼言庠序則有室單言序則不及室殊為牽合溷淆也

明堂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以門人姜垚問九室五室之辨發端而終於九宮卦位其大意專訾鄭康成之主五室為非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堂考之月令四正之堂曰太廟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室曰太廟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為室則左右

堂以四隅之室為室可知也太廟太室僅一月令繫之中央土所居奇齡乃云太廟太室五是併月令之文不察且溷室與堂而一之輕議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

郊社考辨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塉撰塉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立論主南北郊分祀大致皆本之毛奇齡

三禮約編十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基撰基字警齋休甯人是書取儀禮周禮禮記刪汰全篇節錄其文蓋取其便於誦習然若周

禮天官六十職刪宮正宮伯而宿衛之制缺地官七十八職存閭師而刪縣師則六鄉有徵稅之官而都鄙丘甸遂無職長此其關係之最大者周公制作固不容以意為點竄也

三禮會通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必剛撰必剛字繼夫潛山人乾隆壬戌進士是書凡典制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謂禮本於天因而臚舉禮文之與天相應者以實之夫天秩天敘誰曰不然然於千百年後掇殘缺之古經

一名一物必錙銖比較以求其所以法天者何在
則幾於鑿矣其間至以六門配六爻果周公本義
耶郊社辨以祭莫大於事天地事天地莫大於郊
社自郊社與園丘方澤牽混而國內外之社又相
牽混而其禮不明漢鄭氏以郊特牲之郊屬孟春
不與園丘混其說本確而王肅顧非之因据郊特
牲及周禮以證王肅之誤其說是矣又辨周之始
郊日以至至字乃辛字之誤引逸周書辛亥柴上
帝漢史辛亥祀天位兩條以證之其論亦辨然於周

書丁未祀周廟之下云越三日庚戌其說又不可
通遂謂五日誤爲三日辛亥誤爲庚戌操是術以
往將義有所窒卽改經文以就之天下無不可通
之說天下亦竟無可據之經矣

右禮類三禮總義之屬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內一部
無卷數
皆附存目

禮樂合編三十卷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黃廣撰廣無錫人是書成於崇禎癸酉以經典
古訓與說部小史雜採成文且每事不詳其源流

金定四庫全書卷一百一十五
本末但舉其一語又有竝非禮樂而闌入者殊鮮
條理所立門目分本紀統紀諸名亦皆漫無體例
前有鄭鄮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標榜之辭不足據
也

禮學彙編七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應搆謙撰搆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蓋倣
儀禮經傳通解續通解之例而稍變通之分爲六
十一篇視朱子黃榦舊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
變其名然往往參以臆見如王祭一篇鄭康成郊

特牲注謂朝踐在堂饋食在室後儒相承初無異
說而搆謙乃謂朝踐在室饋食在堂引禮運元酒
在室醴醢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謂朝踐用醴
醢醴醢在室戶內卽知朝踐當在室饋食用粢醢
粢醢在堂卽知饋食當在堂今考儀禮特牲禮尊
於戶東鄭注云室戶東少牢禮尊兩甒於房戶之
閒鄭注云房西室戶東也是皆在堂之明證卽此
知醴醢雖在室而朝踐自得在堂粢醢雖在堂而
饋食自得在室亦猶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

行禮之地與設尊之地異所耳又安得以設尊之地即為行禮之地耶又鄭注司尊彝謂王以圭瓚酌鬱鬯后以璋瓚酌亞裸則再裸也今摛謙乃據大雅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之文增以賓裸為三裸考周禮小宰云祭祀行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裸也小宗伯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注云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大宗伯然則殷士裸將亦第奉而助王裸耳豈自行裸祭乎至所謂郊天當有十二獻不特

為經典所不載亦為史志所不傳益不足辨矣夫三禮鄭注合經者十得八九而摛謙必一一反其說舍康莊而旁驚其惑於多岐亦安也

儀禮節要二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分冠昏喪祭四大綱而冠禮後附以學義昏禮後附以士相見鄉飲酒於喪祭二禮尤詳附圖三卷則其門人王葉滋所為軾所訂定者也大旨以朱子家禮為主雜採諸儒之說而斷以己意蓋欲權衡

於今古之間故於今禮多所糾正於古禮亦多所
變通然如士相見鄉飲酒二篇朱子以為今不可
行蓋通儒明晰事勢之言軾事事遵朱子惟此條
所見與朱子相左必欲復之然其說迄不可行則
終以朱子為是也是書別有一本僅三卷乃軾之
初藁此本成於康熙己亥蓋其後來定本云

禮樂通考三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胡掄撰掄字應麟武進人掄以儀禮經傳通解
五禮雜糅又不能名詳始終本末疑非朱子親筆

故作是書首以通論一卷次吉禮凶禮各六卷次
賓禮二卷次軍禮一卷次嘉禮七卷而終以樂制
七卷然其間雜引經史叢脞少緒且儀禮經傳通
解本朱子未竟之書屬黃榦續成授受源流灼然
可證掄欲竄改其書而又嫌於改朱子乃巧為之
辭謂非朱子之親筆蓋即宋儒刪改諸經託言於
漢儒竄亂之故智雖出爾反爾足驗好還然尤而
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

儀禮經傳內編二十三卷外編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
內編首嘉禮以士冠禮冠之大夫冠禮以下繼焉
昏禮飲食饗燕賓射賑膳賀慶又次之次軍禮次
賓禮次凶禮次吉禮外編為喪服本經又補喪服
又採經四篇終之以圖考大率以儀禮為主儀禮
所未備則採他書以補之類多因襲前人發明最
少即如大夫冠禮在古禮本無可據此本但取禮
記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
大夫冠禮之有又引國語趙文子冠一段以此為

足以補大夫之冠禮是欲以空言當實義揆其著
書之意蓋欲補正儀禮經傳通解然不及原書遠
矣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

大學士于敏
中家藏本

國朝梁萬方撰萬方字廣菴絳州人朱子儀禮經傳
通解本未竟之書至黃榦乃續成之此本名為重
刊實則改修大致據楊復序文謂朱子稱黃榦所
續喪祭二禮規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書而未暇
遂以榦之體例更朱子之體例與榦書合為一編

補其闕文刪其冗複正其譌誤又採近代諸說參以已意發明之其中閒有考證而亦頗失之蕪雜如所補學禮書數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許氏說文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此篇萬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詳已無裁制至於以楷書運筆諸法爲一章更爲泛濫又不採古人舊說而惟取近時傅山馮班之論其中傅山一條云亂嚷吾書好吾書好在那點波人應儘分數自知多漢隸中郎想唐真魯國譌相如頒布

濮老腕一雙摩掩其書名而觀之殆莫能知爲儀禮經傳通解之文也

右禮類通禮之屬六部二百四十七卷皆附存目

鄭氏家儀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鄭泳撰泳字仲潛浦江人官溫州路總管府經歷義門八世孫濤之弟也其書依五禮分爲五篇蓋本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而損益之并錄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編次成書後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記二首又附十五世孫崇岳祭田號畝記是書爲

崇岳所刊蓋卽所附入也

家禮儀節八卷

少詹事陸費
墀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
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莊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取
世傳朱子家禮而損益以當時之制每章之末又
附以餘注及考證已非原本之舊惟所稱文公家
禮五卷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者
多不合於本書通禮曰立祠堂而圖以爲家廟一
也深衣緇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圖則安梁於武

之上二也本文黑纓而圖下注用白三也喪禮陳
襲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儀禮質殺二冒圖乃陳
之四也本文大斂無布絞之數而圖有之五也大
斂無棺中結絞之文而圖下注則結於棺中六也
尺式圖下載天台潘時舉說末識歲月曰嘉定
癸酉是時距文公沒時慶元庚申十有三年矣豈
可謂爲文公作哉又稱或曰信如此言圖固非朱
子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見喪禮及前圖八字
愚案南離舊本於立祠堂下註圈外止云主式見

喪禮治葬章竝無見前圖二字不知近本何據改
治葬章三字為見前圖云云其辨證頗明然此本
祠堂章神主一條下竝無見治喪章字乃有詳具
圖三字與濬所言不合又圖散於各章之中龐雜
錯落殊無倫敘其香案圖前以二丫髻童子執幡
前導如釋家之狀決非舊圖所有亦決非濬之所
為蓋又坊刻所竄亂者矣

禮問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書雜論冠昏

喪祭之禮皆與門人問荅之辭末載入學儀及渭
陽公祭儀之類則此書之附錄也朱彝尊經義考
載柟禮問內外篇二卷云未見今本卷數相符而
不分內外篇或彝尊傳聞未確歟其中如正子夏
傳妾不得體君為其父母遂二語之誤本於鄭注
解曾子問接祭之接為接續之接本於衛湜禮記
集說持擇頗為有見至論廟制謂古之諸侯多出
於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諸侯五廟今考王制
祭法諸侯五廟皆有始祖廟則諸侯原祀及始祖

不特天子祀之也況王制鄭注曰太祖別子始爵者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別子為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為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則諸侯不得祀天子魯有文王廟鄭有厲王廟孔疏皆以為非禮之正安得據以為通例耶柟又謂儀禮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期則從生母嫁者當三年不知儀禮經文必特著從之一字是知繼母嫁必從乃服期不從即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于衛鄭

注嫁母齊衰期則知生母嫁即不從亦必服期也生母之厚於繼母義在於此若必加服至三年豈不念嫁母有絕族之義安得與無故而服三年者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別從與不從蓋準鄭義柟說似過於情其他條亦多循舊義少所闡發若全載家祭及焚黃文則更為泛濫矣

別本家禮儀節八卷少詹事陸費

堉家藏本

舊本題明楊慎編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編前有慎序詞極鄙陋核其書即邱濬之本改題慎名

其圖尤爲猥瑣送葬圖中至畫四僧前導四樂工
鼓吹而隨之真無知坊賈所爲矣

四禮初彙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宋纁撰纁字伯敬號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進
士官至吏部尚書諡莊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
分冠昏喪祭四禮略仿古經詞句而純用後世之
法如適子冠于阼古制也纁以爲今制南面爲尊
長子宗子皆宐西向以避父祖與賓昏有六禮今
合納采問名爲一請期納幣爲一與家禮所刪併

者又不同大都以意爲之也

鄉射禮儀節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其始末未詳據嘉靖丙寅烈
自序稱嘗於其鄉之嵩陽社創射圃擇子弟一百
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鄉射之禮因作是書前
列嵩陽射圃記一篇述復古之義其書則節錄儀
禮經文各略爲詮釋而繫之以圖然意取簡明或
往往刊削過甚晦其本旨如經文司射節將乘矢
之下有云執弓不挾右執弦蓋司射旣發乘矢之

後矢雖盡而弓不釋其執弓之儀則右手執弦左執附也烈於將乘矢之下刪此二語則執弓南面揖之節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經文初射節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數語烈又刪去則降自西階之後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襲之節皆不可考是書雖不主於釋經然經義不明則儀節俱爽於行事亦多違礙矣

四禮疑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字叔簡甯陵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通禮一卷冠昏喪祭各一卷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學其大旨亦本於書儀家禮然好用臆說未可據為典要如謂為庶母之有子者杖期無子者當亦同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嫡與妾不報服猶云名分稱尊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為之期而諸子不報非禮也今考儀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期又喪服記曰公子為其母練冠

麻衣縗緣據此則公之妾自爲其子期其子且不得爲妾母服則諸子安得爲父妾報又喪服總麻章曰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馬融曰以有母名爲之服總蓋妾之子於已爲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已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爲妾之有子者蓋取儀禮之義唐會要載長孫無忌之奏謂已之庶昆弟爲其母不杖衰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凶吉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總麻則爲庶母服總麻亦全從有子起

義妾若無子則無爲人母之道傳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及明集禮皆本唐律坤乃橫生異議過矣坤又謂經旣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葬日卽虞安問剛柔其意蓋謂虞葬同日葬旣無剛柔定日則虞又安得擇剛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繩今猶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禮曰喪事先遠日註曰葬與練祥也蓋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巳辛癸等柔日也

考春秋經傳凡書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傳隱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變此例耳則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明會典始虞再虞無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禮遽議經文其說亦乖其餘攷經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記庶子攝

祭不假不配不歸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稱介無爵稱子祭必告于宗子之墓三年之喪及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而冠不改冠爲次于中門之外三年之喪不弔哭諸條坤皆謂非孔子之言至儀禮士冠禮一篇則逐句詰難幾無完膚坤之講學在明代最爲篤實獨此一編輕於疑古白璧之瑕雖不作可矣

四禮翼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自序謂以民間日用常行淺近鄙俗可

以家喻戶曉者析為條目凡冠禮翼二曰蒙養曰成人婚禮翼二曰女子曰婦人喪禮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禮翼二曰事生日睦族

四禮輯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馬從聘撰從聘字起莘靈壽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崇禎十一年靈壽城破與三子同殉節乾隆乙未

賜諡忠節是書亦多以意為之考儀禮士冠禮賈疏古者天子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

禮稱二十曰弱冠後漢書馬防傳年十六仍自稱未冠此書冠禮目錄謂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如此之類皆於古義未協未可據為確論也

明四禮集說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韓承祚撰承祚自署曰東魯不知何郡邑人是書成於萬歷壬子大約宗朱子家禮而參以明會典冠婚喪祭以次分條雜述前人之儀而圖說儀注祝文等因類附焉

四禮約言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
歷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李自成陷開封
抗節死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目
皆因古禮之名而刪除儀節務趨簡易以通俗易
行然施之一家則可不宜制為程式以範天下也

讀禮偶見二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國朝許三禮撰三禮字典三湯陰人順治辛丑進士
官至兵部右侍郎嘗受業於孫奇逢之門故書中
雖多參講學語而於五禮亦頗有證核大抵據書

儀家禮會典諸書折衷一 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禮
解誤者八釋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禮儀注及增
定招魂葬服說諸篇皆頗有考據惟謂喪服古二
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則其說頗謬考喪服二十五
月不過王肅一家之說士虞禮日期而小祥又期
而大祥中月而禫鄭注中閒也喪服小記妾耐于
妾耐始亡則中一以上而耐又學記云中年考校
皆以中為閒故二十七月而禫雜記父在為母妻
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為母妻尚祥禫異月豈三

年之喪而祥禫反同月戴德喪服變除篇禮二十
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論三年之喪再
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釋名閉月而禫
是皆為鄭注確證三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忘更延兩月
非喪之正故第據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諸儒多
宗鄭注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蓋三年之喪萬世
之通義也三禮乃以王肅一家之說為古制豈宏
通之論乎

學記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已著錄是編乃所定家
儀一曰冠二曰昏三曰喪四曰祭五曰士相見塨
學術出於顏元其禮樂之學則出自毛奇齡奇齡
講禮好言諧俗故是編亦多主簡易其士相見禮
一卷張潮摘錄於

昭代叢書中然天下迄無行之者也

家禮辨定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復禮撰復禮字需人號草堂錢塘人其書初始

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禮而增損之仍分冠昏喪祭四類每類之中首以事宐復禮所酌定者也次以論辨闡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鑑引古事以證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擇日代卜筮也終以啟式爲不爛文詞者設也其刪去繁文則用呂維祺之說其刪去圖式則用邱濬之說考李方子作朱子年譜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喪成家禮晚年多所損益未暇更定朱子門人黃芻亦云其書始定爲一行童竊以逃

先生歿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年歲之論不合者又明邱濬云家禮不間有圖今卷首圖注多不合於本書文公豈自相矛盾未識歲月日嘉定癸酉是時距文公沒十有三年矣豈可謂之公作哉蓋楊氏贅入昭然也據是數說則家禮實朱子未定之本且久亡其槩迨其復出真贗已不可知又參以門人所附益固未可執爲不刊之典近日王懋竑爲篤信朱子之學者所作白田雜著亦深以家禮爲疑復禮之辨定未爲不可然

所辨定者意在宐古宐今而純以臆斷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濫及五行家言尤為蕪雜中引罵詈鬪毆賭博諸律已為不倫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條擅食田園瓜果律一條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禮居何門哉

四禮甯儉編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以冠昏喪祭四禮無貴乎繁重宐崇尚質樸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傳家禮纂本更為刪易務從省約又

名豐川家規蓋所以教其子弟者與呂維祺四禮約言宋纁四禮初稟用意大約相近而立法則尤為簡略焉

昏禮通考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是編詳考昏禮冠以

大清會典

大清律例不入卷數尊

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實以類編次然核其體例多

有未合夫通有二義一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則自先王以迄後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昏禮則當以貴賤各為門目知等威之所別古今各著沿革知異同之所自復各考核典文釐為子目以理其緒而後以變禮如曾子問所謂俗禮如陰陽拘忌及非禮如元史所禁割別彙於後禮催妝撒果之類襟指腹之類以備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資考證庭棟此書採摭雖富而端緒粦雜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妝資為一門此於古居何禮也媒氏一門

載索統占冰下人語韋固見老人月下檢書是直類書非通禮矣

齊家寶要二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國朝張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錢塘人是書本書儀家禮諸書酌為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誡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為詳慎但據沈堯中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今考三年間

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
主之爲二十五月之證士虞記日期而小祥又期
而大祥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閒月則三年
之喪實二十七月至謂喪三十六月則始於唐王
元感而張柬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柬之
傳文嘉乃取唐人已廢之說謂宣公新宮災在薨
後二十九日其時主猶在寢證古人喪不止於二
十七日尤爲誤中之誤考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
災杜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

據此則宣公之主已入廟矣公羊傳曰新宮者宣
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穀梁
傳曰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據此則
不稱宣宮而稱新宮必不由於主不在廟至胡傳
始引劉絢之說謂不稱宣宮以未遷主於三傳略
無所據然絢謂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
主則以緩遷爲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爲三十六
月之證則是以二十八日主不遷廟爲持喪之正
經其誤又甚於絢矣文嘉又謂凡期喪皆有禫今

考雜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
月而禫注曰此謂父在爲母也喪服小記曰爲父
母妻長子禫是期之喪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長子
耳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又曰宗
子母在爲妻禫明父在爲妻不禫則是母妻期喪
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謂凡期皆得禫尤未詳
考蓋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注疏第從家禮諸書
略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

右禮類雜禮書之屬十七部八十七卷

內三部皆無卷數

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五

番禺黃懋材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

經部二十六

春秋類一

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然迄能竝立於世其閒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跡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夫刪除事跡何由

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爲射覆矣聖人禁人爲非亦予人爲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春秋豈吉網羅鉗乎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徵平易近理者爲本其瑕瑜互見者則別白而存之遊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蓋六經之中惟易包衆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

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爲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內府藏本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竝起王安石有

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閭若據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

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祛眾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

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
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
莊子儀宋春秋載祐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
覈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
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
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
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
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
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

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旣曰古經十
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
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
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
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
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
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
本也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
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爲

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
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
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
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
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
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
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
於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內府藏本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

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

案漢藝文志不

題顏師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顏師古注曰名高

案此據春秋說題詞之文見徐

彥疏所引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

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

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

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

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條下今

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子曰子北

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

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
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
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
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母子都助
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又羅璧識遺稱公
羊穀梁自高亦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
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案鄒爲邾婁披爲
勃鞞木爲彌牟殖爲舌職記載音譌經典原有是
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

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爲好異至程端學春
秋本義竟指高爲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
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爲卷帙以左
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
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
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
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
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
八卷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

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邨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荅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道所云不為無理故今從道之說定為唐人焉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

內府藏本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則當為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為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即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為後師案此注在隱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此傳定公即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

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卽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條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

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經文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有此讀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一條曹伯廬卒于師一條天王殺其弟佞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附經之時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元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削除未盡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

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士勛始末不可考孔穎達左傳正義序稱與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參定則亦貞觀中人其書不及穎達書之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又左傳成於衆手此書出於一人復鮮佐助之力詳

略殊觀固其宐也其疏長狄眉見於軾一條連綴於身橫九畝句下與注相離蓋邢昺刊正之時又多失其原第亦不盡士勛之舊矣

箴膏肓一卷起廢疾一卷發墨守一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漢鄭元撰後漢書元本傳稱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見隋書經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

休撰而又別出穀梁廢疾三卷注云鄭元釋張靖
箋似鄭氏所釋與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別行至舊
唐書經籍志所載膏肓廢疾二書卷數竝同特墨
守作二卷爲稍異其下竝注鄭元箴鄭元發鄭元
釋云云則已與休書合而爲一迫於宋世漸以散
佚惟崇文總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陳振孫所見
本復闕宣定哀三公振孫謂其錯誤不可讀疑爲
後人所錄已非隋唐志之舊其後漢學益微卽振
孫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遂不可復見矣此本

凡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
條竝從諸書所引掇拾成編不知出自誰氏或題
爲宋王應麟輯亦別無顯據殆因應麟嘗輯鄭氏
周易注齊魯韓三家詩考而以類推之歟然玉海
之末不附此書不應其孫不見而後來反有傳本
也今以諸書校勘惟詩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戰
泓一條尙未收入其餘竝已蒐采無遺雖不出自
應麟手要亦究心古義者之所爲矣謹爲掇拾補
綴著之於錄雖視原書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蒼

萃略存梗概為鄭氏之學者或亦有所考焉

春秋釋例十五卷

永樂大典本

晉杜預撰預事蹟詳晉書本傳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緒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舊史所不書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為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別集諸例

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繫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地名本之秦始郡國圖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與集解一經一緯相為表裏晉書稱預自平吳後從容無事乃著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稱孫氏僭號於吳故江表所記特略則其屬彙實在平吳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至盟會圖長歷則皆書

中之一篇非別爲一書觀預所作集解序可見史
所言者未詳晉書又稱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
世人未之重惟祕書監摯虞賞之考嵇含南方草
木狀稱晉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寫春秋釋例
及經傳集解則當時固重其書史所言者亦未盡
確也其書自隋書經籍志而後竝著於錄均止十
五卷惟元吳萊作後序云四十卷豈元時所行之
本卷次獨分析乎自明以來是書久佚惟永樂大
典中尙存三十篇竝有唐劉蕡原序其六篇有釋

例而無經傳餘亦多有脫文謹隨篇掇拾取孔穎
達正義及諸書所引釋例之文補之校其譌謬釐
爲四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還其舊吳萊後序亦
竝附焉案預集解序云釋例凡四十部崇文總目
云凡五十三例而孔穎達正義則云釋例事同則
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四十
部次第從隱卽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世族
土地事旣非例故退之終篇之前是土地名起於
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春秋類一
之後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書原目不可考故因
孔氏所述之大旨推而廣之取其事之見經先後
爲序長歷一篇則次之土地名世族譜後以集解
序述歷數在地名譜第後也土地名篇釋例云據
今天下郡國縣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實爰及四表
皆圖而備之然後以春秋諸國邑盟會地名附列
之名曰古今書春秋盟會圖別集疏一卷附之釋
例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據泰始之初郡國爲正
孫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貢圖籍荆揚徐三州皆

改從今爲正不復依用司空圖則是書應有圖而
今已佚又有附盟會圖疏臚載郡縣皆是元魏隋
唐建置地名非晉初所有而陽城一條且記唐武
后事當是預本書已佚而唐人補輯又土地名所
釋亦有後人增益之語今仍錄原文而各加辨證
於下方考預書雖有曲從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
後人無以復加其例亦皆參考經文得其體要非
公穀二家穿鑿月日者比摯虞謂左丘明本爲春
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

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案故字文義未明疑為當字之譌以晉書原本如是
始仍其舊文良非虛美且永樂大典所載猶宋時古本
觀夫人內女歸甯例一篇末云凡若干字經傳若
干字釋例若干字當時校讎精當概可想見如長
歷載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杜云
十二月庚午朔無壬寅近刻注疏本竝作十有一
月案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可謂無壬寅
也又襄公六年經文本云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而
近刻左傳本前則曰十一月齊侯滅萊恃謀也

後則曰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今考長歷
十一月丁丑朔是月無丙辰十二月丁未朔十日
得丙辰杜預係此日於十二月下不言日月有誤
可見今本傳文兩言十一月皆十二月之譌也如
此之類可以校訂舛誤者不可縷數春秋以左傳
為根本左傳以杜解為門逕集解又以是書為羽
翼緣是以求筆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窮經
之淵藪矣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一

十四

唐陸淳撰蓋釋其師啖助竝趙匡之說也助字叔
佐本趙州人徙關中官潤州丹陽縣主簿匡字伯
循河東人官洋州刺史淳字伯冲吳郡人官至給
事中後避憲宗諱改名質事跡具唐書儒學傳案
二程遺書陳振孫書錄解題及朱臨作是編後序
皆云淳師助匡舊唐書云淳師匡匡師助新唐書
則云趙匡陸淳皆助高弟案呂溫集有代淳進書
表稱以啖助爲嚴師趙匡爲益友又淳自作修傳
始終記稱助爲啖先生稱匡爲趙子餘文或稱爲

趙氏重修集傳義又云淳秉筆執簡侍於啖先生
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
稱助匡爲淳師友當時序述顯然明白劉昫以下
諸家竝傳聞之誤也助之說春秋務在考三家得
失彌縫漏闕故其論多異先儒如論左傳非上明
所作漢書上明授魯曾申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
賈誼等說亦皆附會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
實又云春秋之文簡易先儒各守一傳不互相通
互相彈射其弊滋甚左傳序周晉齊宋楚鄭之事

獨詳乃後代學者因師授行而通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雜采各國諸卿家傳及卜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故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爲密其論未免一偏故歐陽修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而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舍傳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生臆斷之弊其過不可掩破附會之失其功亦不可沒也助書本名春秋統例僅六卷卒後淳與其子異哀錄遺文請匡損益始名纂例成於大歷乙卯定著

四十篇分爲十卷唐書藝文志亦同此本卷數相符蓋猶舊帙其第一篇至第八篇爲全書總義第九篇爲魯十二公竝世緒第三十六篇以下爲經傳文字脫謬及人名國名地名其發明筆削之例者實止中間二十六篇而已袁桷後序稱此書廢已久所得爲寶章桂公校本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吳萊柳貫二後序皆稱得平陽府所刊金泰和三年禮部尙書趙秉文家本是元時已爲難得其流傳至今亦可謂巋然獨存矣

春秋微旨三卷

內府藏本

唐陸淳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唐志有淳春秋集傳二十卷今不存又有微旨一卷未見袁桷作淳春秋纂例後序稱來杭得微旨三卷乃皇祐開汴本蓋其書刻於開封故南渡之後遂罕傳本至桷得北宋舊槧乃復行於世也柳宗元作淳墓表稱春秋微旨二篇唐書藝文志亦作二卷此本三卷不知何時所分然卷首有淳自序實稱總爲三卷或校刊柳集者誤二篇爲一篇修唐書者因之

歟是書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非自序謂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蹟雖近義而意實蘊姦或本正而未邪或始非而終是介於疑似之間者竝委曲發明故曰微旨其書雖淳所自撰而每條必稱淳聞之師曰不忘本也自序又謂三傳舊說亦竝存之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今所行本於應用朱書者皆以方匡界畫其起訖意皇祐舊槧以木本不能具朱墨故用嘉祐本草之例以陰文陽文爲別後人傳寫又艱於雙鉤遂以界

畫代之以非大旨所繫今亦姑仍其式而附著舊例於此焉

春秋集傳辨疑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陸淳所述啖趙兩家攻駁三傳之言也柳宗元作渚墓誌稱辨疑七篇唐書藝文志同吳萊作序亦稱七卷此本十卷亦不知何人所分刊本於萊序之末附載延祐五年十一月集賢學士克酬原作改正曲出今言唐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鈐梓云云其分於是時

歟淳所述纂例一書蓋啖助排比科條自發筆削之旨其攻擊三傳總舉大意而已此書乃舉傳文之不入纂例者縷列其失一字一句而詰之故曰辨疑所述趙說為多啖說次之冠以凡例一篇計十七條但明所以刪節經文傳文之故其去取之義則仍經文年月以次說之中如鄭伯克段傳啖氏謂鄭伯必不囚母殊嫌臆斷以是為例豈復有可信之史況大隧故蹟水經注具有明文安得指為左氏之虛撰如斯之類不免過於疑古又如齊

衛胥命傳其說與荀子相符當時去聖未遠必有
所受而趙氏以爲譏其無禮如斯之類多未免有
意求瑕又如叔姬歸于紀傳穀梁以爲不言逆逆
之道微瀆則謂不言逆者皆夫自逆夫禮聞送媵
不聞逆媵傳固失之禮聞親迎妻不聞親迎娣姪
瀆說亦未爲得如斯之類亦不免愈辨而愈非然
左氏事實有本而論斷多疎公羊穀梁每每曲說
而公羊尤甚漢以來各守專門論甘者忌辛是丹
者非素自是書與微旨出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窾

會雖瑕瑜互見要其精核之處實有漢以來諸儒
未發者固與鑿空杜撰橫生枝節者異矣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蜀馮繼先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所列人名
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
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
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崇文總目謂
其以官諡名字哀附初名之左文獻通考引李燾
云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

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
其同者爲一百六十篇以是一端推之是繼先舊本
本爲芻行斜上如表譜之體故以圖爲名而分至一百
六十篇也今本目次與振孫所言合其每一人爲一條
既非哀附初名之左亦無所謂一百六十篇者與崇文
總目及李燾所說迥異案岳珂雕印相臺九經例
云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刻本多譌錯嘗合京杭
建蜀本參校有氏名異同實非一人而合爲一者
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爲二者有自某國適

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傳不
合者或以傳爲經或以注爲傳或偏芻疑似而有
亥豕之差或行款牽連而無甲乙之別今皆訂其
譌謬且爲分行以見別書然則今本蓋珂所刊定
移易非復李燾以前之舊本觀燾所稱宋大夫莊
堇秦右大夫詹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若
子韓皙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
以爲韓子皙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今檢驗此本
皆無此文則爲珂所削改明矣

春秋年表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自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越邾莒薛小邾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又董氏藏書志有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正二十國與書錄解題所載同蓋卽陳振孫所見也其書在宋本自單行岳珂雕印九經乃以附春秋之後珂記

云春秋年表今諸本或闕號名或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今皆爲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闕今依經傳添補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旣刊公穀并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是此書經珂刊補與馮繼先之名號歸一圖同刻者通志堂經解不考岳珂之語乃與名號歸一圖連爲一書亦以爲馮繼先所撰誤之甚矣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內府
藏本

宋孫復撰復字明復平陽人事蹟詳宋史儒林傳

案李燾續通鑑長編曰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然此書實十二卷考中興書目別有復春秋總論三卷蓋合之共爲十五卷爾今總論已佚惟此書尙存復之論上祖陸淳而下開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爲主晁公武讀書志載常秩之言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

者有誅蓋篤論也而宋代諸儒喜爲苛議顧相與推之沿波不返遂使孔庭筆削變爲羅織之經夫知春秋者莫如孟子不過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耳使二百四十二年中無人非亂臣賊子則復之說當矣如不盡亂臣賊子則聖人亦必有所節取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諸侯大夫無一人一事不加誅絕者乎過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實自復始雖其間辨名分別嫌疑於興亾治亂之機亦時有所發明統而核之究所謂功不補患者也

以後來說春秋者深文鍛鍊之學大抵用此書為
根柢故特錄存之以著履霜之漸而具論其得失
如右程端學稱其尊王發微總論二書外又有三
傳辨失解朱彝尊經義考因之然其書史不著錄
諸儒亦罕所稱引考宋史藝文志及中興書目均
有王日休撰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或即日
休所撰之書端學誤以為復作歟然則是駁復之
書非復所撰也

春秋皇綱論五卷

內府藏本

宋王皙撰皙自稱太原人其始末無可考陳振孫
書錄解題言其官太常博士考龔鼎臣東原錄載
真宗天禧中錢惟演奏畱曹利用丁謂事稱晏殊
以語翰林學士王皙則不止太常博士矣王應麟
玉海云至和中皙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
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
意釋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今通義異義
皆不傳惟是書尚存凡為論二十有二皆發明夫
子筆削之旨而考辨三傳及啖助趙匡之得失

趙案

匡書中皆作趙正蓋避太祖之諱其尊
王下篇引論語作一正天下亦同此例其言多明
白平易無穿鑿附會之習其孔子修春秋篇曰若
專爲誅亂臣賊子使知懼則尊賢旌善之旨闕矣
足破孫復等有貶無褒之說其傳釋異同篇曰左
氏善覽舊史兼該眾說得春秋之事蹟甚備然於
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
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一人之所
撰述也公穀之學本於議論擇取諸儒之說繫於
經文故雖不能詳其事蹟而於聖人微旨多所究

尋然失於曲辨贅義鄙淺叢雜蓋出於眾儒之所
講說也又曰左氏好以一時言貌之恭情與卜筮
巫醫之事推定禍福靡有不驗此其蔽也固當裁
取其文以通經義如玉之有瑕但棄瑕而用玉不
可并棄其玉也二傳亦然亦足破孫復等盡廢三
傳之說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謂不失古義惟郊禘
篇謂周公當用郊禘成王賜之不爲過魯國因之
不爲僭殺大夫篇謂凡書殺大夫皆罪大夫不能
見幾先去則偏駁之見不足爲訓矣

春秋通義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宋史藝文志蹇遵品王哲家安國邱葵皆有春秋通義其書均佚不傳蹇氏王氏書各十二卷家氏書二十四卷邱氏書二卷此本僅存一卷凡四十八條編端冠以小序稱孔子之修春秋也因其舊文乘以新意正例筆之常事削之其有繆戾乖刺然後從而正之別彙之曰特筆而小序之後亦以特筆二字為標題蓋此卷為通義中之一種但不知四家中為誰氏之書耳然如

星隕如雨一條公羊引不修春秋曰隕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特潤色舊文非關褒貶以為特筆於義不倫至華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殤公後書孔父傳有明文真特筆也而反不及之亦屬挂漏至於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終之以獲麟明亂極必治而王者之迹卒不熄則其說高於諸家多矣

春秋權衡十七卷

內府
藏本

宋劉敞撰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歷中舉進士

官至集賢院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據其弟攸作
做行狀及歐陽修作做墓誌俱稱做春秋傳十五
卷權衡十七卷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意林五卷王
應麟玉海所記亦同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原父始
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眾說斷以己意
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然則傳之作在
意林前此書又在傳前做春秋之學此其根柢矣
自序謂權衡始出未有能讀者又謂非達學通人
則亦必不能觀之其自命甚高葉夢得作石林春

秋傳於諸家義疏多所排斥尤詆孫復尊王發微
謂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
者雖概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
膚淺惟於做則推其淵源之正蓋做邃於禮故是
書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似復之意爲斷制
此亦說貴徵實之一驗也

春秋傳十五卷

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敞所作春秋權衡及意林宋時卽有刊
本此傳則諸家藏弄皆寫本相傳近時通志堂刻

入經解始有版本故論者或疑其偽然核其議論
體裁與做所著他書一一脗合非後人所能贗作
也其書皆節錄三傳事蹟斷以已意其褒貶義例
多取諸公羊穀梁如以莊公圍邾師還爲仁義以
公孫甯儀行父爲有存國之功以晉殺先穀爲疾
過以九月用郊爲用人而趙鞅入晉陽以叛一條
尙沿二傳以地正國之謬皆不免於膠固其經文
雜用三傳不主一家每以經傳連書不復區畫頗
病混淆又好減損三傳字句往往改竄失真如左

傳惜也越竟乃免句後人本疑非孔子之言做改
爲討賊則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殊爲躋駁考黃
伯思東觀餘論稱考正書武成實始於做則宋代
改經之例做導其先宜其視改傳爲固然矣然論
其大致則得經意者爲多蓋北宋以來出新意解
春秋者自孫復與做始復沿啖趙之餘波幾於盡
廢三傳做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故所訓釋爲
遠勝於復焉

春秋意林二卷

內府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

經部 春秋類一

二十七

宋劉敞撰宋史藝文志作二卷王應麟玉海作五卷馬端臨經籍考則併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總題三十四卷今考權衡實十七卷傳實十五卷合以意林二卷正得三十四卷與宋志合則玉海作五卷傳寫誤也元吳萊嘗作是書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稱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橐多遺闕今觀其書或僅標經文數字不置一辭或草草數言文不相屬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條之下別標他目一兩字與本文迥不相關

或詰屈聱牙猝難句讀或僅引其端而詞如未畢其爲隨筆劄記屬橐未竟之書顯然可證萊所說誠不誣也又敞既苦志研求運意深曲又好雕琢其詞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然考葉夢得石林春秋傳稱不知經者以其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然熟讀深思其間正名分別嫌疑大義微言灼然聖人之意者亦頗不少文體之澀存而不論可矣

春秋傳說例一卷

永樂大典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一

三六

宋劉敞撰案做行狀墓誌俱稱春秋說例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以爲一卷蓋傳鈔分合互有不同至宋史藝文志獨稱敞說例十一卷殆傳寫誤衍一十字或竟以十一篇爲一卷也敞春秋傳權衡意林三書通志堂經解有刊版文權與說例二書則僅有其名絕無傳本今檢永樂大典尙雜引說例之文謹詳加綴輯仍釐爲一卷據書錄解題稱說例凡四十九條今之所裒僅二十五條止得其半且多零篇斷句不盡全文又惟公卽位例

與例使來例師行例大夫奔例殺大夫例弗不例七條載有原文標目餘則說存而標目復佚今竝詳釋本文做原存諸條體例爲之校補又諸書所載俱稱春秋說例惟永樂大典加傳字案是編比事以發論乃其傳文褒貶之大旨永樂大典所載似尙屬宋刻之舊今亦從之敞說春秋頗出新意而文體則多摹公穀諸書皆然是編尤爲簡古惟說大夫帥師例一條稱魯不當有三軍而以周禮爲後人附會未免稍偏又宣公十八年經文歸父

還自晉做春秋傳從左氏作至筮而是編則從公
穀作至檉亦頗自相抵牾其餘則大致精核多得
經意而宋元說經諸家都未徵引可知自宋以後
已稱罕覯是編崖略幸存固春秋家所當寶貴矣

春秋經解十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覺撰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
中丞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題曰龍學孫公蓋其
致仕之時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也
覺早從胡瑗游傳其春秋之學大旨以抑霸尊王

為主自序稱左氏多說事蹟公穀以存梗概今以
三家之說較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
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啖
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則以安定先生
之說解之今瑗口義五卷已佚傳其緒論惟覺此
書周麟之跋稱初王安石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
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基心自知不能出其
右遂詆聖經而廢之邵輯序稱是書作於晚年謂
安石因此廢春秋似未必盡然然亦可見當時甚

重其書故有此說也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又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朱彝尊經義考據以著錄於經解注曰存於學纂要義皆注曰佚然今本實十三卷自隱公元年至獲麟首尾完具無所殘闕與宋志所載不符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而無春秋學纂王應麟玉海載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春秋學纂十二卷而無春秋經解其學纂條下注曰其說以穀梁爲本及採左氏公羊歷

代諸儒所長閒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分莊公爲上下云云與今本一一相合然則春秋學纂卽春秋經解之別名宋志旣誤分爲二書并譌其卷數書錄解題亦譌十三卷爲十五卷惟玉海所記爲得其真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

浙江吳玉
墟家藏本

宋蘇轍撰先是劉敞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更舍傳以求經古說於是漸廢後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句解卷二十六
轍以其時經傳並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
氏爲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
足之蓋以左氏有國史之可據而公穀以下則皆
意測者也自序稱自熙甯閒謫居高安爲是書暇
輒改之至元符元年卜居龍川凡所改定覽之自
謂無憾蓋積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勤懇愈於
奮臆遽談者遠矣朱彝尊經義考載陳宏緒跋曰
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閒有悖於道者公穀雖
以臆度解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丘

穀梁以戎爲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
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
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
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
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頽瀆一概以深文詆之
因噎廢食讀者揜其短而取其長可也其論是書
頗允此本不載蓋刻在宏緒前也宋史藝文志稱
是書爲春秋集傳文獻通考則作集解與今本合

知宋志爲傳寫誤矣

春秋辨疑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蕭楚撰楚字子荆廬陵人紹聖中游太學貢禮部不第於時蔡京方專國楚憤嫉其姦謂京且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趙暘馮澥胡銓皆師事之建炎四年始卒曾敏行獨醒雜志稱所著春秋經辨行於廬陵宋史亦載其春秋經解十卷朱彝尊經義考謂其已佚僅摭錄胡銓之序此本所載銓序與經義考合惟題曰春

秋辨疑爲小異或後來更定史弗及詳歟江西通志及萬姓統譜皆云是書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蓋有佚脫宋志云十卷今永樂大典所載止二卷則明人編輯所合併也書之大旨主於以統制歸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雖多爲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與胡安國之牽合時事動乖經義者有殊與孫復之名爲尊王而務爲深文巧詆者用心亦別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胡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
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母禍我春秋乃
佳厥後銓以孤忠讜論震耀千秋則其師弟之於
春秋非徒以口講耳受者矣每篇各有注文皆楚
自作亦閒有胡銓及他弟子所附入謹以原注及
胡銓附注別題之而以今所校正附其下俾各不
相淆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

番禺陳起榮初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

五